大国角色：美影响下降 俄实力回升

美国：特朗普治国充满不确定性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鉴于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和非建制派的背景，执政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三大特点引人注目

特朗普执政风格的三大特点引人注目：发推特，反建制，小圈子。

发推特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动员支持者的重要武器，入主白宫后也保持了这一习惯。他以推特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也引起了很多争议，甚至导致一些支持者不认可其执政行为。

作为非建制派，特朗普对建制派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与不信任，这既表现为他要求削减国务院预算和编制，也表现在他与主流媒体的激烈对抗上。

特朗普依靠一个他信得过的小圈子（包括家人）来发号施令，这既是他作为大老板治理公司的习惯的继续，也是不相信官僚体制的体现。

到2017年年底，特朗普的行政领导班子还未完全到位，其中部长级、副部长级和局级层面的缺口分别达10%、30%和60%。这一现实不仅极大干扰了特朗普政府的顺利施政，而且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对核心决策圈的倚重。而在其小圈子内部，也存在派系之间的内斗，尤其是所谓“本土主义派”和“全球主义派”，在利益和价值观等层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龃龉。加之特朗普的家庭成员在其团队中罕见地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令决策过程变得更为复杂。

支持率创新低纪录

特朗普上任伊始，一方面大力清算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推动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退出《巴黎协定》、试图撕毁伊朗核协议；一方面推出新政，如颁布“限穆令”、限制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建墙、推行税改、发起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

然而，虽然特朗普拥有“一致政府”（共和党同时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优势，但盘点其一年执政成果似乎如愿以偿的不多。由于一些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受挫，撕毁伊朗核协议也遇到重重阻力；“限穆令”一波三折，到年底才尘埃落定；美墨边境建墙虽已启动，但成效未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则尚未出台。真正的亮点是12月21日国会最终通过减税法案，这应该是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成就。

从特朗普第一年的执政效果看，在政治层面，表现为支持率低迷、党派斗争加剧以及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的不适应。

在第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创造了美国总统执政首年低支持率的纪录。共和、民主两党的斗争已是美国政治的顽疾，却因特朗普执政更加激化。对特朗普进行的“通俄门”调查虽事出有因，但更多地是民主党发泄2016年大选失利怨恨之举。

在共和党内部，主流派常常对特朗普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感到不适应，他们毫不掩盖与特朗普的分歧，并拒绝向特朗普靠拢。更重要的是，2017年年底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和阿拉巴马州地方选举中获胜，被认为是美国政治潮流变化的先兆，将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带来巨大压力。

经济增长社会分裂

经济层面则是另一番景象。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1.2%、3.1%和3.2%，全年有望达到2.5%左右。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改善，三大股指迭创历史新高，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也超过了1999年的峰值水平。虽然目前这些成绩尚不能算特朗普的直接政策贡献，但其经济政策走向无疑有助于增强企业和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减税法案的通过有望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在2018到2019年使美国经济增长达到2008年危机后的新高，接近甚至达到3%的水平。

在社会领域，特朗普反移民、反少数族裔的政策立场加剧了社会分裂和种族冲突。特朗普上任之初发布极具争议的“限穆令”，一度被联邦地区法院视为违宪，被冻结和上诉至最高法院，面临夭折的风险。经历近一年周折后，得益于联邦最高法院中立派大法官肯尼迪退休而出现的政治光谱保守化骤变，特朗普政府对部分国家公民的赴美旅行禁令才最终于2017年12月4日生效。

2017年8月11日，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反种族主义团体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激烈冲突，造成3人死亡、30余人受伤。这一事件充分表明了特朗普执政后白人至上思潮的抬头和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虽然美国主流社会对事件的反应捍卫了多元文化主义，但随着特朗普限制移民等社会政策的推进，不同族裔之间的疏离甚至对立将愈演愈烈。

外交领域收获有限

在外交领域，特朗普的政策在“美国优先”、“经济第一”等理念影响下，紧紧围绕美国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展开。特朗普使美国退出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搁置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谈判，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等，显示出其对单边主义的嗜好和对基于狭隘的经济算计的利益追求，以及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和同盟关系的漠视。

从实际政策效果看，虽然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和宣布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等举措无疑将加剧中东紧张局势。在大国关系方面，与俄罗斯的关系不进反退，而中美关系成为其外交中难得的亮点。在与盟国关系中，虽然日本、韩国不再担忧被美国抛弃，但欧洲传统盟友与华盛顿的关系却有渐行渐远之势。在朝核问题上，由于特朗普对是压是谈举棋未定，形势更加严峻。

总体而言，特朗普执政初年外交收获有限，美国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呈下降趋势。

俄罗斯：从危机走向重构关键一年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研究中心主任

新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发展进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危机走向重构。普京引领下的俄罗斯力图摆脱的“危机”既有内又有外，“重构”中的环境和秩序也同样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2017年，可以视为俄罗斯从危机走向重构的关键一年。

经济重新开始回升

如果把普京准备第四次参选总统的当下局势，与五年前普京第三次参选总统时的情景相比，可以发现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首先，2012年俄罗斯国内经济尽管面临危机，但国际油价与卢布价格还保持稳定。但此后国际油价与卢布汇率双重下跌，加之西方制裁，俄罗斯经济一度经受严重挫折，目前正相当不容易地重新开始回升。

其次，奥巴马与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重启俄美关系，当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还在推进。但是，经历了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受到极大破坏。2018年3月18日被定为俄罗斯大选日，这也是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之日。这一选择表明，俄罗斯与西方抗衡的决心与外交方针不会改变。

与五年前相比，目前各类民调均显示对普京的极高支持率，与其他候选人差距巨大，包括65%以上年轻人支持普京连任。虽然历次选战都有意外局面，但这次舆论普遍认为，普京会顺利过关。

外交成就为人称道

艰难环境之下，普京的突出成就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外交上，不畏西方巨大压力，外交危机处理取得明显成效，维护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尊严，这是当前俄罗斯精英和百姓最为称道的一项成就。几年前俄罗斯“围魏救赵”式的出兵叙利亚，达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不仅初步实现了俄罗斯向中东的外交伸展，而且通过与伊朗、土耳其、伊拉克等国的广泛合作，有望为叙利亚战争带来一个“非西方主导式的结局”。虽然普京日前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出大部分军事人员，但是俄罗斯通过叙利亚战争在西亚中东牢牢扎下根来已成铁定事实。此外，解决乌克兰冲突也成为俄罗斯扭转西方冷战后多年扩张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 普京12月6日在下诺夫哥罗德出席高尔基汽车厂85周年庆典活动，在活动上正式宣布将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图 GJ

其次，在经济上，俄罗斯经济刚刚走出衰退，不仅发展态势尚有争议，民生现状也远不容乐观，但是应该看到：

第一，中期阶段增长预期已经形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7年俄罗斯GDP增长指标从1.4%调高到1.8%。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估计，2017年GDP增长为2.1%，2018年为2.1%，2019年为2.2%，2020年为2.3%。

第二，就经济发展的质量而言，按照普京日前公开演讲中的表述：目前是俄罗斯历史上通胀最低的时期，降到2.7%以下，优于原定指标。最为关键的是，2014年原油和天然气部门占财政收入比例为51.3%，而今年下降到39%左右，到2020年以前将下降到三分之一。虽然这里有制裁背景下国内产业进口替代产生的影响，但俄罗斯对能源依附的状况连续多年逐步改善仍是事实。

第三，尤其值得关注一系列国际权威机构对俄罗斯经济的正面评价。2017年11月公布的世界银行商业环境排行榜上，俄罗斯地位迅速飙升。普京曾在2012年大选时许下宏愿：到2018年俄罗斯在世界银行商业环境排行榜上的地位要从当时的120名跨进前20名。很多观察家曾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今年俄罗斯在排行榜上已跃至第35名。同时，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排行榜中，俄罗斯在138个国家中排第38名。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俄罗斯也是被看好的34个经济体之一。这一指标的含义是，这34个经济体于最近十年中，在被统计的十个领域中，有三个以上领域坚持不懈地进行法规改革，以利于商业活动方便进行。看来，俄罗斯经济实质性复苏、投资环境改善和发展潜能增长的情况，比一般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要更乐观和积极。

最后，在政治上，俄罗斯国内政治不仅稳定而且积极向上：普京以超越党派身份参选总统，说明俄罗斯政党格局既有竞争也仍可掌控；一批年轻政治家担任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说明政治更替已经有序地进入议程；近年来普京强调的保守主义政治取向得到政治精英支持，围绕着强国进取主题的“思想链”正在构成过程之中。

未来挑战仍需应对

当然，俄罗斯未来仍面对一系列挑战。

就外交而言，美国最新公布的战略安全报告表明，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对抗态势短期内已经难以改变，不仅“通俄门”、“制裁案”还会继续生效，而且无论特朗普还是建制派都很难放弃美国式意识形态和以军事同盟方式对俄罗斯施压。从经济上看，俄罗斯的能源依附格局还会较长时期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依然非常艰难，尤其是民生的改善迫在眉睫。从政治上看，历史的逻辑表明，任何强人之后的代际更替都不会轻而易举，需要相当长期的各方面不懈努力。

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国家建构的稳固和强化将是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国内任务。与此同时，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市场模式、也有别于能源依附格局的经济模式构建，也必定会在既契合欧亚地区特点、又关注现代经济的要求下被提上日程。就周边环境而言，俄罗斯将会在东西两线推进擅长的双头外交：以向东转移、稳固欧亚联盟阵脚、深化对华合作为三位一体，同时不会放弃探索与欧洲构建既富传统又具新意的新型关系。